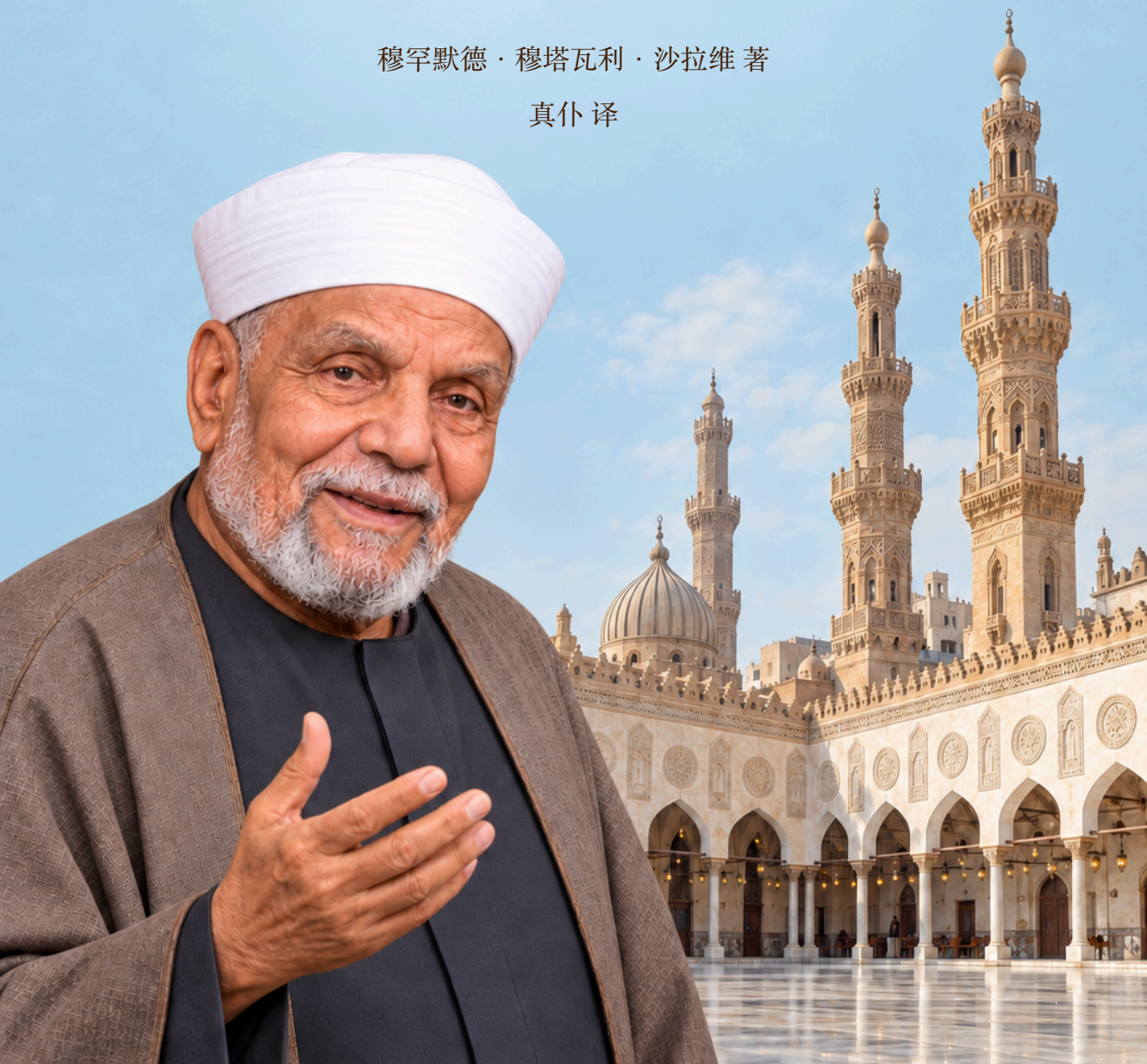
完美的人
穆罕默德

الإنسان الكامل محمد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穆罕默德 · 穆塔瓦利 · 沙拉维 著

真仆 译



目录

出版者前言　3

第一部分　完美的人：穆罕默德

真主所造物在生活中效法的榜样　4

先知的典范行为，是对真主之道的实践　13

使者的品格，体现人性的完善　21

第二部分　使者的迁徙

不可忘却的智慧与教训　25

以人的身份面对世事　33

传述校注　44

本版供全文对照审校，尚未经出版终审。

经文中文据马坚译文，已对照出版PDF提取文字修正所见差异。

原书部分经文为节录，本版以完整单节展示。18处阿文已换为认可的中阿对照本原页图形，保留底本字样及符号，扫描清晰度沿用已认可样张。阿文图形不可直接复制；经训专项终审仍未完成。

出版者前言

伊玛目穆罕默德·穆塔瓦利·沙拉维，仍在每一次相聚中，牵引我们走向信仰的光明。他一次次带我们登上救渡之舟，亲自引领，使我们穿越迷惘的海洋。这些篇章，如同指引方向的灯，照亮我们认取正道的旅程。凡作证“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者，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的人，都能从中获得可依循的信仰眼光。

本书以光明般清晰的阐释，呈现两个主题，邀请每一位穆斯林深入了解。

第一个主题，是完美的人——穆罕默德，愿真主赐他福安。伊玛目引导我们认识：使者是真主赐予的典范，是人们在生活中效法的榜样。他完整地践行了真主所赐的道路，他的一切言行，皆取法于真主的引导。

所以，我们在生活的不同方面，都能看见使者对这一典范的实践。他带来了来自真主的道路，又以自身行为显示出它的真实。到作证之日，人的四肢将为自己作证，使者也为众人作证：他确已向人们充分传达，没有隐瞒。唯有怀着健全心灵来见真主的人，才能在那一天得到益处。

第二个主题，是使者的迁徙——伊斯兰宣教事业的新起点。迁徙有其独特意义，包含许多我们需要从中汲取的教益。它是伊斯兰宣教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真主要我们明白，迁徙标志着伊斯兰新阶段的展开：伊斯兰的阳光从受祝福的麦地那升起，照亮正道。

使者从迁徙中，为我们阐释了可以学习并反复思考的经验。这些经验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影响我们一生的行动，直到真主继承大地及其上的一切。

这便是本书两个主题的简要说明。伊玛目穆罕默德·穆塔瓦利·沙拉维，愿真主延长他的寿命，为我们开启伊斯兰正道的明灯。这些教导，是取之不尽的宝藏，也是我们日夜聆听、聚集采撷的珍贵收获。我们有幸将它们整理献给读者，将这份光明的信仰遗产记录下来，愿它成为穿越迷惘、获得引导的一条道路。伊玛目在岸边向我们伸出手，带我们走向正道与成功的园圃。　出版者

第一部分　完美的人：穆罕默德

真主所造物在生活中效法的榜样

伊斯兰的价值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众世界的主。愿祝福与平安降于他最优秀的受造物、众先知的封印、众使者中的至善者、赐予众世界的慈悯——我们的领袖穆罕默德，以及他的家属与全体圣门弟子。

此后，我为自己，也为你们赞颂真主，祈求他以善报偿所有人。真主不会吝于使真诚者的舌头说出话语，开启那些愿意聆听、领受并理解真主教导之人的耳朵。

真主所造的典范

谈论真主的宗教，是蒙受真主恩赐的事情。听别人讲论时，不要轻率责备，因为思想与意义的给养，是真主借讲话者的舌头传达的。

既然如此，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以前，我想先分析一些词语，帮助我们明确所谈对象的含义。

今天的主题，是完美的人——穆罕默德，愿真主赐他福安。真主造就他，使他成为人们在生活实践中效法的典范。

我们知道，人是真主在大地上的代治者。真主创造人，并非出于自身的需要，而是为了彰显他的属性。全能者的能力，通过其能力所作用的事物显现；至睿者的智慧，通过精密的造化显现。

真主属性的作用对象

真主的每一种属性，都有其作用对象。如果真主只是要彰显纯然的强制，他在人类出现以前所创造的受造物，早已足以呈现这一点。如果他要万物都不能违背他的意旨，那么，这足以显示他的制约与支配。

但是，真主也要向人类彰显爱与喜悦。他赋予人选择，把能够在不同可能之间作出判断的理智，作为选择的基础；又使人依据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人可以自愿趋向真主的正道，也可以选择离开造物主的引导。

仆人接受真主的道路，依照它生活，并未脱离真主的意旨；仆人违背时，在宇宙发生的意义上，也没有脱离他的意旨——若真主不允许他具有选择，这样的违背就根本不能发生。但这里仍有重要区别：某件事在真主的统摄之下发生，并不等于这件事获得了真主在法度上的许可。

人的生活所需

人被安置在这个世界中，世界向他提供了维持生活所必需的条件。真主把种种奥秘寄寓于宇宙，让人从中取得所需。

如果人希望生活超越仅仅维持生存的层次，就须运用真主赋予他的理智，探索宇宙中的奥秘。我们今天所谓现代发现，就是借此逐步显现的。这些奥秘原已存在，只是在人发现以前，尚未为人所知。

每一种奥秘，都有它被揭示的时刻，正如每个人有自己的出生时刻。揭示它的人，便如为它助生，使真主所意欲显现的事物呈现出来。因此，每一项发明或发现，也有属于自己的诞生。

在人看来，发现是偶然；在真主那里，却自有安排

人类为了探索世界而持续研究，当一项研究完成，正好与真主意欲使某种奥秘显现的时刻相遇，人便得到了发现。这在人看来，或许是偶然的收获；但在真主那里，它有其已经确定的时刻。

我们回看许多科学发现与发明，会发现其中往往包含这样的巧合。原本就为真主所设定的事物，到了应当呈现的时候，人们才找到了通向它的研究方

法。真主要人学习、探索、认识世界中的不同事物，让人运用被赋予的思想，不断发现、发展与创造。

人若衡量世界中的各种存在，会看见一些层次：动物、植物，以及无生命的事物。若再加上人类，就有了人、动物、植物与无生命之物这些类别。后者为前者服务：植物供养动物，也供人享用；动物又为人服务。

人应当思考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既然人在这些存在中得到服事，他也应当问自己：我又是为谁服务的？如果你没有弄清自己来到世上的责任，那么你在这个问题上，反而不如那些无生命之物、植物与动物，因为它们都在履行各自的作用。

因此，人必须认真地运用理智，弄清自己在世界中的责任，明白最终由谁来见证自己是否履行了它。

有理智的人，探索所处世界所赐予的条件时，还应思考：我既不能命令这些存在，却为何能从中受益？我不能命令太阳，也不能命令大地为我生出食物。因此，人应当思考那股使这些事物为他服务的力量：这些事物并不是他凭自身能力和力量就能支配的，却仍在为他服务。

一个人在寻找人生责任时，理应先思考这个问题。

天地与人的创造

任何一件产品的用途，都不是由产品自己决定，而是由制造它的人来规定。每一件供人使用的器具，都有制造者赋予的功能，并配有关于它应当怎样工作的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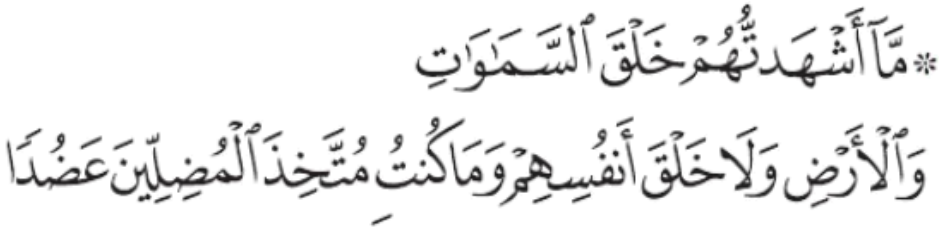
人既已身处这个世界，发现一切都为他的生活提供方便，却没有任何人宣称是自己创造了人，那么，他便应当明白：规定自己生活方向的，是创造自己的那一位。他告诉人，哪些事应当做，哪些事不应当做。

真主创造了万物，也为人的生活规定了法度。这好比我们并不请街坊邻居为冰箱或电视机另订使用规则，因为制造器具的人，才知道怎样使它维持正常的工作。

来自真主的责任与规范，是为他所创造的人而设立的生活准则。因此，《古兰经》讲述人的创造时，也回答了与这种创造有关的一些问题。真主讲到土、水、陶土、黑色的黏土，以及赋予人的灵等。但这些都属于我们没有亲见的幽玄。至于生命最初怎样形成，人不能仅凭自己的实验便作出最后裁断；在这方面，真正知道的是创造者。

他们猜测，却不拥有确定的事实

谈到人类与天地的创造，《古兰经》使人认识到实验理性所能达到的界限。真主说：



我没有使他们眼见天地的创造，也没有使他们眼见其自身的创造，我没有把使人迷误者当做助手。 ——《古兰经》18：51，马坚译文

经文告诉我们，会有人引人偏离对创造的认识。他们谈论自己没有亲见的事情，对其作出并不基于确定知识的解释。经文并没有说这些人曾参与真主的创造，因而得知创造的过程。相反，来自真主的启示，在这里给人的理智划定了应当停下的界限。

认识存在

真主在宇宙中安置种种奥秘，使它们在各自应当显现的时候呈现出来。因此，关于生命起源这些未曾亲见的事情，真主也让我们从所能亲见的现象中得到印证。譬如，生命起初怎样出现，我们没有亲见；但生命怎样终止，也就是死亡，却是人人都可以观察到的。

出于对人的慈悯，真主引导人以自己知道、看得见的事，认识那些尚未亲见的事。死亡是人们亲见的：我们说一个人离世，是灵离开了身体；我们也说，某人的身体先是僵硬，继而发生变化，最后成为土。这些都是人在生活中见证的现象。

生命的终止，提供了可以观察的印证

一件东西解体时，其次序与建造时相反。譬如一栋多层建筑，拆除时先从最后盖成的上层开始。所以，可以从解体的次序，认识原先建造的次序。

真主在经典中讲述，人由水而被造；水与土混合成为泥，继而成为黑色的臭泥，又成为如陶器般的干土；真主赋予他形体，随后吹入灵。作者在这里以建造与拆除作比：生命终止时，先是灵离去，身体随后干燥，水分散失，剩下由土而来的部分归入土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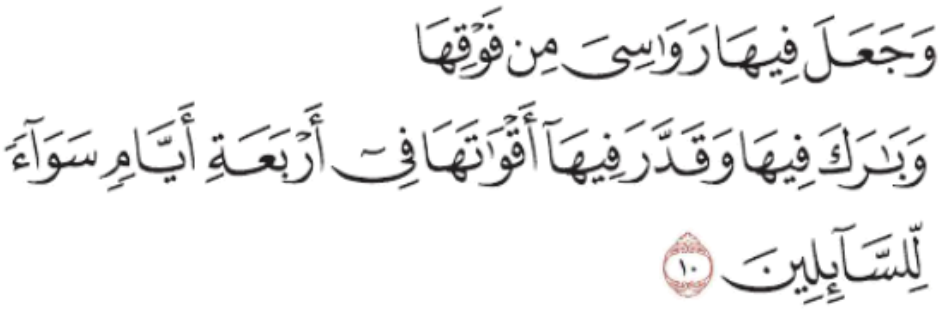
因此，我们可以从亲眼见到的生命终止，来印证真主关于生命创造的叙述。真主也在宇宙中保留许多可以被逐步认识的奥秘。某件事在我们还不知晓时，就已存在。不能因为尚未认识，便说它不存在；存在是一回事，人是否认识其存在，又是另一回事。

人类发现的许多事物，如果在发现以前很久就有人加以讲述，人们未必愿意相信。它们当时同样存在，只是人的认识还没有发展到能够掌握它们的程度。

真主讲述创造时，把自身创造的事实告诉人，既帮助人领受，也引导人认识人的给养来自大地。真主说：



你说：「你们真不信在两日内创造大地者，而要为他树立许多匹敌吗？那是全世界的主。」


وَجَعَلَ فِيهَا رَوَاسِيَ مِن فَوْقِهَا
وَبَارَكَ فِيهَا وَقَدَّرَ فِيهَا أَقْوَاتَهَا فِي أَرْبَعَةِ أَيَّامٍ سَوَاءً
لِّلسَّائِلِينَ ١٠

他在大地上创造许多山岳，他降福于大地，并预定大地上众生的食物。那些事，在整整的四天就完成了。那是用来
答复询问者的。 ——《古兰经》41：9—10，马坚译文

人由泥土而被造，又从大地取得滋养，这二者彼此关联。

真主告知的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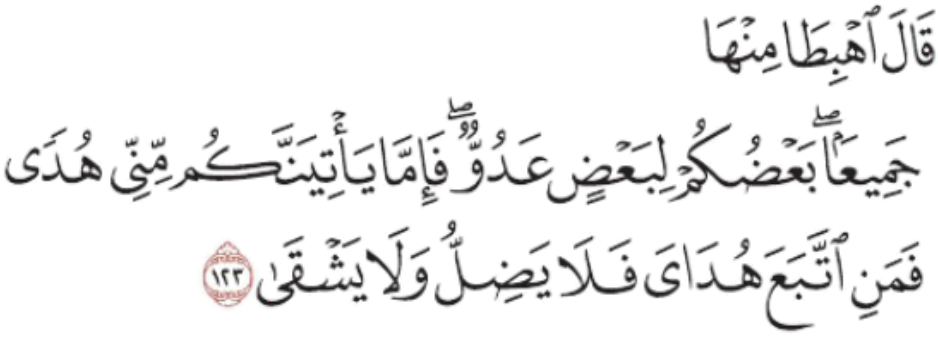
科学知识逐渐发展，发现不断增多。研究人体物质组成的人，在其中分析出了十六种元素，包括氧、氢、氮、铁、碳、氯、钠、镁、碘、锰、硅等。他们又分析地上的土壤，发现其中也有构成人体的这十六种元素。这不正说明，真主的告知是真实的吗？

译者注：本段保留原书以元素分析作论证的表述；其中“十六种”等说法须结合原书写作背景理解，不宜据此替代现代科学资料。

创造人的真主，也必为人规定生活的道路，明确他的责任。是否成功履行责任，不能由人自己任意设定标准，而应以创造者所规定的责任为准。

使者与生活的道路

真主派遣使者，向受造物说明他为生活所规定的道路。人的行动，有应当做的事，也有不应当做的事。使者的使命，正是向人传达这些，使人按来自真主的引导生活。真主早已向阿丹及其后裔说明：


قَالَ ٱهۡبِطَا مِنۡهَا
جَمِيعَۢاۖ بَعۡضُكُمۡ لِبَعۡضٍ عَدُوّٞۖ فَإِمَّا يَأۡتِيَنَّكُم مِّنِّي هُدٗى
فَمَنِ ٱتَّبَعَ هُدَايَ فَلَا يَضِلُّ وَلَا يَشۡقَىٰ ١٢٣

他说：「你俩都从乐园降下去！你们将互相仇视。如果正道从我降临你们，那么，谁遵循我的正道，谁不会迷
误，也不会倒霉；——《古兰经》20：123，马坚译文

人将从真主那里领受应当做与不应当做的事，阿丹也应当把这些传给自己的子孙。

然而，人的欲望会使他偏离正道。早先，大地上的人群彼此分散，每一群体各据一地；交通不便，彼此不知。不同环境会产生不同的偏失，需要来自真主的启示加以纠正。人们不能或不愿自行改正时，使者便来到相应的群体中，纠正那里的败坏。

但真主以无始的知识知道，世界将渐渐相连，人们之间交往愈发容易，东西各地的弊病也会彼此传播。当世界成为相互关联的整体，就需要一位使者，以普遍的使命纠正这些普遍出现的问题。

因此，穆罕默德使者所奉的，是面向众人的使命。关于这种普遍使命，有许多问题需要人认真思考，其中也包括语言从何而来。

语言，不是血缘决定的，也不是个人种族固有的属性。一个有阿拉伯血统的孩子，若在英国人中长大，会学会英语；反过来也一样。这说明，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

语言怎样一代代传下来

人的耳朵在生活环境中听见什么，就逐渐学会说什么。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人便学会在自己的生活环境里听到的语言。

等比数列

这里还有一个所谓“数列”的问题，数学中有等比数列。假定今天全世界的人口有四十亿，一百年前假定有两千，一千年前有一千。这样，越往过去追溯，数字便越小：一千、五百、二百、十，直到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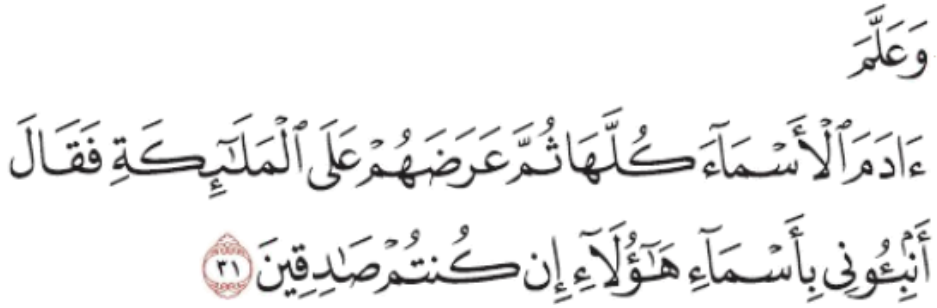
真主告诉我们，他从一男一女创造了众人，继而使人类成为许多民族和部落。这一繁衍的过程，便提出一个问题：人类这样不断繁衍，他们最初难道不会说话吗？无疑，他们会说话。

译者注：本段数字和“等比数列”一词依原书保留，是作者为说明观点所作的假设，不是人口统计资料。

阿丹与他的妻子怎样说话

我们说自己讲阿拉伯语，是因为听见周围的人这样说；讲英语的人，也同样从环境中学会。各语系之间的某些关联，也使人想到语言最初共同的起点。顺着父辈再追溯父辈，最终要回到阿丹与他的妻子：他们又是从哪里听到语言的呢？

真主在《古兰经》中说：



他将万物的名称，都教授阿丹，然后以万物昭示众天神，说：「你们把这些事物的名称告诉我吧，如果你们是诚实的。」 ——《古兰经》2：31，马坚译文

所以，阿丹从真主那里领受了教授。使者接续着人类认识逐渐发展的历史：从阿丹开始，直到穆罕默德使者的时代，启示的教导达到完备。既然宗教被完美地传达，带来这一宗教的使者，也就应当是完整践行它的典范。

重要的不只是知道道路，还在于实行道路。知道许多道理，并不等于已照着去做。谁先把所传达的道路付诸行动？就是穆罕默德使者本人。他是这一正道的完整实践者。

先知的典范行为，是对真主之道的实践

一、完美典范的构成

使者穆罕默德，愿真主赐福他，使他平安，是他从真主那里带来的一切教导的完美实践典范。因此，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我们都能在他身上找到崇高的榜样。他所体现的理想品格，就是对真主之道的实践。

阿拉伯语的正偏组合，可以表达几种不同的关系：有时相当于“在……之中”，有时相当于“由……构成”，有时则相当于“属于……”。例如，“夜间的谋划”（مكر الليل），就是在夜间谋划；“一阿尔代卜的小麦”（أردب قمح），就是由小麦构成的一阿尔代卜；“宰德的钱财”（مال زيد），就是属于宰德的钱财。也就是说，这种组合有三种意义关系。

使者的典范性也体现为：为他而设的典范、在他身上体现的典范，以及由他展现出来的典范。这三种意义汇聚在他身上。他自身就是供人效法的榜样，而使他成为榜样的，正是他的创造主，赞颂祂超绝万物。

使者的典范性，在于言行真实

这种典范性体现在他的行为之中。你们知道，今世曾向他敞开，但他所过的，仍是最朴素的生活，只取维持生活所必需的东西。他的家里，有时接连三天不曾生火做饭。他自己洗衣、穿衣。女儿来向他请求一名仆人，他却对她说：“你应当说：赞颂真主超绝一切！一切赞颂全归真主！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主！真主至大！”

真主为我们留下这些事迹，好让我们明白：使者所享受的今世生活，与他向人描述的后世恩典，并非同一回事。真主当然有能力赐予他这一切；但他身体力行，也要求自己的家人这样生活，证明了他的真诚。否则，假如全部只有今世，今世之后再无别的存在，他自己和家人理当最先争取这些享受才对。

这种完整的典范，印证了他所告诉众人的话：后世有永恒的恩典。今世享受恩典的人，总有两件事使他牵挂：第一，这份享受能否长存？第二，他自己能否长存、继续享受？任何一个今世的享乐者，都面临两种可能：或者享受因贫穷而失去，或者享受尚在，自己却先离世。这也说明，真主为何没有给死亡规定一个人人必至的年龄，也没有给它固定的原因、时间和地点。

未作限定，能否也是一种说明？

真主没有在这些方面把死亡限定下来，而这种未限定，本身就是说明。因为凡能把真实含义传达出来的，就是说明。真主掌握着特定的原因、特定的地点和特定的时间，却不把死亡局限于其中任何一种，于是你在人生的任何一刻、身处任何地方，都应留心。这难道不是最有力的说明吗？

再说，今世究竟存在了多久？两千万年，还是一亿年？即使它有两百万年，也与我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就我的思考尺度而言，今世就是我活在世上的那段时间。哪怕世界还存在一百万年，你所经历的今世，仍然只是你自己的寿命。

你在今世能活多久，事先知道吗？不知道。即使按六十岁或七十岁的平均寿命来说，这也已接近终点。无论寿命延长到什么程度，今世终究会结束，留在其中的日子终究很短。

那么，你生活在其中时，享受的限度是多少，又以什么方式享受呢？那取决于你拥有多少能力，投入多少劳作，付出多少辛苦，以及你为自己建造的是宫殿，还是普通住宅。因此，你在今世所得的享受，受你自身能力的限制。我们应当把今世与信仰所告诉我们的后世相比较，才能看清使者，以及直到复生日效法他的家属和追随者身上那种崇高的典范。

比较今世与后世，就是拿有限与无限相比。若今世具有后世那样的两种性质，也就是永恒与不灭，两者才有可比性。今世的享受取决于你的能力和你的劳动；而后世的享受，则来自你的养主无可限量的赐予。

那么，哪一种更值得重视？当然是那种信仰的品格：它在人世树立完善的榜样，使我们确信后世及其中的一切。真主说：



你应当借真主赏赐你的财富而营谋后世的住宅，你不要忘却你在今世的定分。你当以善待人，像真主以善待你一样。你不要在地方上摆弄是非，真主确是不爱摆弄是非者。」 ——《古兰经》28:77

有些人为了今世争抢不休，拿这句话给自己作证。我们对他们说：真主确实这样说过，这是理性的判断，你们不该忘记理性的判断。今世本来就微不足道，与其说要把它忘掉，不如说它根本不值一提。

典范生活中的社会，没有怨恨与憎恶

使者穆罕默德，愿真主赐福他，使他平安，既有为他而设的典范，也有从他展现的典范，以及在他身上体现的典范。他把自己的今世生活，比作一个人在树荫下稍作休息，然后起身离开、把树荫留在身后的情形。

请看，以这种目光看待今世的社会，不会充满怨恨，也不会充满憎恶，万事都能安放在正道上。为什么我们的生活，甚至那些文明发达国家的生活，常常充满压迫与虚伪？因为我们以为，今世就是全部。

再看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的人生典范。面对一场遍及人类的问题，你会在他身上找到答案：这场问题，来自人们对伊斯兰以前两大宗教的曲解。

尔撒，愿他平安，受命带来使命，原是为了补足犹太教发生偏离之处。犹太教偏离之后，把一切都变成了物质性的东西，甚至要亲眼看见真主，才肯信仰祂。因此，必须由上天带来一种精神力量，来矫正这种缺陷。这样的精神力量，远离把人生一切都纳入物质判断的做法。于是我们看到，与纯粹物质性的规范相对，这些教导中并没有涉及生活制度各项事务的具体规定。

二、理想品格与生活实践

犹太教与基督教，本来应当相互补足，成为一种适合引导生活的结合，但这两个宗教并没有实现这样的结合。因此，伊斯兰教必须由使者穆罕默德带来，从宗教教导与宇宙规律两方面解决这个问题。

宇宙有它的物质性，有它的规律，每种物质都有自己的法则，而实验就是裁判。在这里，一种理智活动与另一种理智活动并无不同，因为实验所揭示的，是不随人的好恶而改变的物质事实。前面说过，如果观察宇宙的运转，我们会发现实验性的物质科学，得到彼此敌对的两大阵营，即美国与俄国的共同承认。难道我们听说过俄国的电和美国的电不同，或者英国与别国的化学不同吗？凡物质实验给出的结论，双方都承认。

那么，两大阵营争论的是什么？是理论：一种理论如此主张，另一种理论那样主张；有资本主义，有共产主义，也有存在主义。奇怪的是，在实验性的物质科学上，双方会彼此窃取成果，各自派间谍刺探对方。在理论领域，各自又努力使对方的理论远离自己。更奇怪的是，他们利用实验科学上共同承认的成果，来服务于理论问题上的相互对立。

使者穆罕默德带来了最完善的教导、最完善的宗教，以及最完善的实践，从而解决这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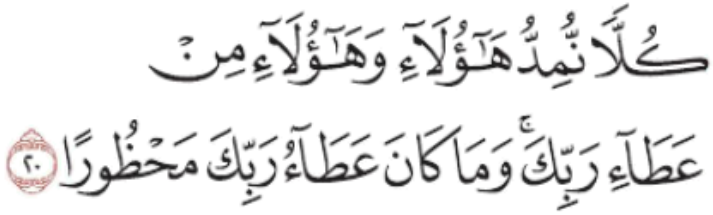
积极接受真主赐予宇宙的恩惠

我们把物质生活的实践与宗教问题分开，因为那属于纯粹的理智活动。任何理智，只要研究真主的宇宙及宇宙的物质，蒙真主赐予，从中发现一个宇宙奥秘，就不能因此受到责备，即使这个人不信真主。前面说过，真主的赐予有两种：一种来自祂的养育与创造，信道者、不信道者、顺从者、违抗者都能得到；另一种来自祂作为应受崇拜者所作的教导，即命人去做什么、不做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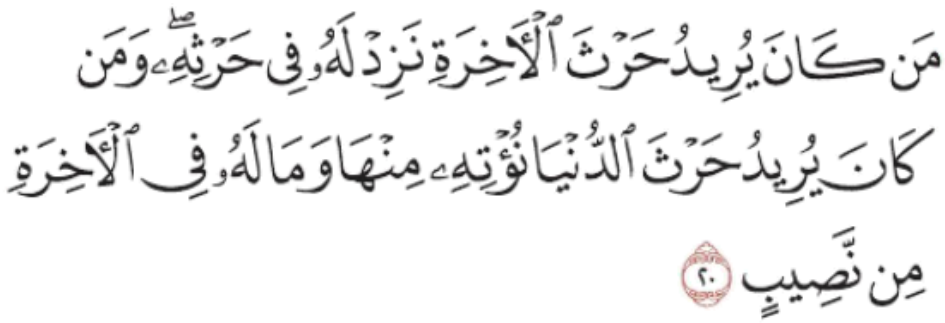
在第一种赐予中，大家是平等的，无论信道、不信道、顺从或违抗。但在第二种赐予中，人便出现分别：有人听从，有人不听从；有人顺从而不至失落，有人违抗而受到损失。

在第一方面，宇宙向所有人开放，谁善于运用条件，谁就能得到结果。这可以回答许多人提出的问题：他们说伊斯兰落后了。可是，当教会凭借权力控制他们、他们身处衰落与黑暗时期时，我们穆斯林恰恰因为坚持自己的宗教，而处在光明的时代。

问题在于，是否积极接受真主在宇宙中的赐予。谁依照这些条件行事，真主便赐予谁。祂说：



这等人和那等人，我都要以你的主的赏赐资助他们，你的主的赏赐，不是受阻碍的。 ——《古兰经》17:20



谁欲得后世的收获，我就加增谁的收获，谁欲得今世的收获，我就给谁一点今世的收获；他在后世，没有份儿。 ——《古兰经》42:20

真主不会为了那些仅仅口头说“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却不肯追寻宇宙所蕴含的条件的人，废弃自己在宇宙中确立的规律。善于运用条件的人，才会取得条件所产生的结果。

使者穆罕默德，愿真主赐福他，使他平安，以崇高的典范解决这个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呢？他来时，看见人们给枣椰树授粉，也就是把雄花的花粉传到雌树上，使它结出好果。他便对他们说，不妨放下，不必授粉，而托靠真主。人们照做以后，枣椰树并没有结出好果。他们把这件事告诉使者，他便说：“你们更了解自己今世的事务。”

译者注：本段是作者对授粉事件的转述。《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363条记有此事和末句；其中没有本段“而托靠真主”的措辞，不宜把作者整段转述当作圣训逐字原文。

使者要把这个问题与来自上天的教导分开，免得我们把个人的理论看法与神圣教导混在一起。至于实验性的物质事务，则向所有人开放。

请看使者的典范：他不因自己原先提出过建议，就拒绝纠正，而是收回建议，说：“你们更了解自己今世的事务。”这是全世界都应关心的事情。使者本人没有对他们说：“不要这样做，明年便会有好收成。”他却说：“你们更了解自己今世的事务。”所以，应当运用通向成功与收获的条件。

穆罕默德是这个民族的领袖

真主随后在《古兰经》中告诉我们这一点。祂说，祂为世界带来了一个以穆罕默德为首的民族。愿真主赐福他，使他平安。真主说：



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在他左右的人，对外道是庄严的，对教胞是慈祥的。你看他们鞠躬叩头，要求真主的恩惠和喜悦，他们的标记就在他们的脸上，那是叩头的效果。那是他们在《讨拉特》中的譬喻。他们在《引支勒》中的譬喻，是他们像一棵庄稼，发出支条，而他助它长大，而那支条渐渐茁壮，终于固定在苗杆上，使农夫欣赏。（他将他们造成那样，）以便他借他们激怒外道。真主应许他们这等信道而且行善者，将蒙赦宥
和重大的报酬。 ——《古兰经》48:29

请看，经文从开头到这里，说的是精神方面，还是物质方面？“鞠躬叩头”“他们的标记就在他们的脸上”，说的是精神方面。尽管这正是犹太教有所欠缺的部分，欠缺的正是精神方面的教导。经文先叙述这些品格，又说这是他们在《讨拉特》和《引支勒》中的譬喻。

这就是说，这里指出一种价值，而这种价值恰恰是犹太教信徒所欠缺的。真主告诉他们，你们将会发生偏离，把认识局限在物质上。祂又说，祂将派遣使者，置身于这样一个民族之中。这个民族有什么特点？真主列举了各种品格，随后又以庄稼作譬喻：它长出苗芽，苗芽使它茁壮，它由纤弱而粗壮，终于挺立在茎上，使农夫欣喜。

真主告诉我们，穆罕默德将成为一个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的民族的领袖：一方面，通过劳作，利用真主所创造的万物；另一方面，在真主所创造的大地上，汲取其中的力量，创造物质成果，同时不忘鞠躬叩头所带来的品格，保留在脸上显现出来的叩头印迹。

关于枣椰树的事情，使者并非只说了“不必授粉”，而是还说“给它们授粉吧”。因为他要解决的是一个涉及全人类的问题。因此，使者穆罕默德在传达真主的教导，以及亲身实践这种教导两方面，都是崇高的榜样。

熄灭你们的灯吧，真主的太阳已经升起

当我们观察宇宙及其发展的方向时，应当记得：宗教将一直存在，直到复生日。世界终将归入伊斯兰教和使者穆罕默德的怀抱，在文明的发展上实现广泛的汇合。

让我们用生活中的事情来说明。一个穷人在黑夜里想点亮屋子，也许点一支蜡烛，或者点一盏煤油灯。后来条件好了，他用上电灯，随后又用上霓虹灯。这样，每个人都依自己的能力驱散黑暗，能力有多少，就能建造多少：有人只有一支蜡烛，有人有自己点亮的灯。

人们凭自己的能力照亮各自的黑暗。那么，当真主的太阳升起、照临宇宙时，难道每个人还不该熄灭自己的灯吗？这提醒我们：只要真主的裁断已经来到，人的裁断就应停止。

熄灭你们的灯吧，真主的太阳已经升起。愿真主使我们因祂的教导而获益，赐我们依此行事的成功。真主最知道。

使者的品格，体现人性的完善

一、使者作为人的完美品格

使者穆罕默德来到世间之前，他的养主已经为此作了周全的准备：他将是一位人类先知。真主在《古兰经》降示以前的天经中，已经讲述了他的特征，好让有经的人认识他，免得有人在复生日还有借口说自己不曾信仰他。因此，早先的信士已经从别的使者那里，获知了穆罕默德的特征。

阿里·本·艾比·塔利卜是第四任正统哈里发，也是最早信仰使者的人之一。他与使者同出哈希姆家族，其父艾布·塔利卜是使者的叔父，曾抚养、照料使者。使者曾派遣阿里前往也门，召唤当地人归信伊斯兰教。

有一次，阿里参加众人的聚会，大家听他讲话。一位犹太学者问他：“请你给我们描述一下艾布·卡西姆，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这位学者手里拿着一本书。阿里每说一项，他就翻动书页，查对阿里所述的特征。

阿里说，使者身材不矮，也不是过分高大，就是说，他既不偏矮，也不显得异常高。他的头发既非十分卷曲，也非完全平直，而是黑色的、介于柔顺与卷曲之间。他头部宽大，脸色白皙中透着红润，睫毛修长，额头宽阔光洁。

使者的手掌与双脚厚实，各关节之间宽展。也就是说，膝、肘、肩等骨骼交接之处，骨架坚实宽大，这表明他体魄强健，手掌厚实，手指有力。他走路时身体略向前倾，仿佛正沿坡而下，阿里说，他此前与此后都没有见过像他那样的人。意思是，他行走有力，迈步时身体自然向前。

阿里说到这里，稍稍停下。那位犹太学者便照着手里的书，把后面的话接了下去：“使者的胡须美好，口形端正，双耳匀整。他转身面对别人时，整个身体随之转过来。”

阿里回答：“以真主发誓，使者的特征确是如此。”

犹太学者说：“还有，他走路时身体略向前倾。”阿里解释，这就是“仿佛沿坡而下”的意思。那位学者说，这些特征记载在先知们的典籍中，并指了指自己拿着的书。

他又说，书中还记载，使者及其清真寺的所在地，将从真主使之成为禁地、并在其中安置天房的地方，迁往另一处禁地。他的禁地也将像真主所设的禁地一样，享有神圣的地位。阿里与这位学者继续交谈，直到后者公开承认，使者的特征与《讨拉特》典籍中的记载吻合。他随即作证：“我见证，他确是真主的先知，是真主派遣给全人类的使者。”

使者身形庄重，仪容光彩照人。他的脸庞如满月之夜的明月；高兴时，面容熠熠发亮。眉毛细长，两眉之间稍有间隔，那里有一条血管，发怒时便会显露。他身上仿佛有光，庄严的神采从面庞焕发。眼珠乌黑，口形宽阔，双颊平整，没有高起、凹陷或疤痕。牙齿整齐，齿间有细小的间隙。他的背上有先知的封印，早于《古兰经》的天经曾经提及。

使者面容最美，品德最高尚。他坐在人群中，显得比同坐的人高。与他握过手的人，抽回手时，手上也留下清香，仿佛抹过香水。尊贵的圣门弟子艾奈斯·本·马立克说：“我们知道使者走来了，因为他的清香总先于他到来；他坐在哪里，香气就充满哪里。”

欣德·本·艾比·哈莱，是海迪彻在嫁给使者之前那次婚姻所生的儿子。他描述使者说：他常常低垂目光，看地面的时候比仰望天空的时候多；遇见别人，总先致色兰；他常怀忧思，时常记念真主，气息清香，不说无益的话。

使者为那些心中尚未进入使命之光的人感到忧伤，因为他的使命是使人幸福。他喜欢沉思，没有被某种特别的习惯束缚，成为自己的弱点。他说话不羞辱人，也不使人受辱。他重视所得的恩惠，不轻视任何恩赐；既不挑剔所尝的食物，也不刻意赞扬，以免显得厚此薄彼。在他看来，一切给养都值得珍惜。他不为个人的事发怒，也不为自己争胜。他说话完整清楚，使坐在面前的人能够理解。

二、使者是优美的榜样

侯赛因曾问父亲阿里·本·艾比·塔利卜：“使者进入一处地方时，是怎样做的？”阿里回答：“他要进入自己的住处，也先取得同意。”也就是说，使者在进入任何地方之前，都会征询里面的人，他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与他相见。

使者回到家中，把时间分成三部分：一部分用于崇拜真主，一部分用于陪伴家人，一部分留给自己。在自己的时间里，他既独处，也与圣门弟子相见。最能接近他的，是其中优秀的人；他按各人在宗教方面的长处，给予各人相应的接待。

有需要的人来到使者面前，他便接待他们，与他们交谈，关心他们，向他们说明有利于他们事务的事情。使者说：“谁替自己的穆斯林弟兄，把他不能亲自申诉的事情传达到掌权者面前，真主就会在复生日、双脚易于滑跌之时，帮助他通过绥拉特桥。”

侯赛因又问阿里，使者出门后做什么。阿里回答：使者话不多，只说对人有益的话；他使众人亲近，不使他们疏远。他尊重各族中有德望的人，并让他们管理自己的族人。他留意圣门弟子的情况，询问未到场的人，也打听众人的事情。他称赞好的事情，贬斥丑恶的事情。他做事适中，不疏忽任何该说、该做的事，免得人们疏忽。他不偏离真理，也不越过真理。

他在聚会中不厚此薄彼。他最喜爱的人，是最能诚恳劝导别人的人；在他看来，地位最高的人，是最能体恤、帮助别人的人。他只说有益的话，以温和对待众人，使众人的心因爱而相合，不因憎恶而分散。

阿里说：“在使者那里，能在人们中受到推重的，是其中慷慨尊贵的人。”也就是，人之所以在人群中受到尊重，是因为他愿意把自己所有的东西给予别人。他对众人的尊重，取决于他为众人付出多少，而不是凭借某种力量压制他们。

使者教圣门弟子明察事理，以尊重人的尺度看待别人。他不允许有人把关于别人的闲话带给自己，不喜欢背谈与搬弄是非。他以关爱、体贴和喜悦接待众人。好的事情，他加以肯定；不好的事情，他加以劝止。他时常警醒留意，却并不惊惶焦虑。

使者不疏忽任何事情，免得疏忽成为人们效法的做法。他以公正衡量一切，在美好品德上不与人相违。他不允许聚会中出现虚伪，也不固定坐在某个特定位置，而是人群在哪里方便，就坐在哪里。

他把注意力分给所有同坐的人，使每个人都不会以为别人比自己更受重视。有人来到他身边，他不会先行结束会面，而是等对方自行离开。他的聚会充满宽容、忍耐、谦逊与诚信。他说话的声音，只大到让别人听得清。他经常含笑，温和可亲，平易近人。对不喜欢的举止，他常常宽容以待，像没有看见一样，免得使在场的人难堪。

使者使自己远离三件事：炫耀、过多言谈，以及干涉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对于别人，他也避开三件事：不贬损任何人，不羞辱任何人，不探查任何人的隐私与过失。

使者讲话时，同坐的人便安静倾听；他不说话时，圣门弟子便依次讲话，没有人随意越过自己的次序。他们不相互打断，使者也不打断他们。他们笑时，他也与他们一同笑；他们对某件事感到惊异时，他也和他们一样。有时，不熟悉使者地位的陌生人进来，言行粗鲁，使者仍耐心、温柔地对待。当圣门弟子因这些外来人的举止生气，他便劝他们宽容忍让。

第二部分　使者的迁徙：伊斯兰宣教的新起点

不可忘却的智慧与教训

一、伟大的事件

伊斯兰历史上那些重大的纪念日，值得我们认真纪念。但比这更好的，是不要只在某一夜、某一天的一小段时间里纪念，而要在这些事件带来的每一种成果中纪念它：让它成为可以效法的榜样，成为永不离心的教训。

穆斯林的伊斯兰信仰，往往只剩下纪念节日。然而，伊斯兰需要的是他们依它生活，不需要他们仅仅为它举办活动。伊斯兰一直因真主而存在，我们才是需要依靠伊斯兰而生活的人。在伊斯兰世界里，我们善于迎接纪念日，却不善于把其中的意义落到实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说：即使眼下只能在纪念中活出伊斯兰，也总比完全没有好；直到真主允许我们，在实际生活中践行伊斯兰。

事件的时间与地点

迁徙是伊斯兰历史上的伟大事件。但应当注意，迁徙的缘起，并不是到了出发时才出现，而是在使者受命之初就已显露。当信士之母海迪彻陪使者去见沃拉盖·本·瑙法勒时，使者把自己所见启示的事情告诉了他。沃拉盖说：“你一定会受到伤害，也一定会被驱逐。”

使者问：“他们会把我赶出去吗？”沃拉盖说：“会的。凡带来你这样使命的人，都会受到敌视。如果我能活到那一天，一定会尽力帮助你。”

也就是说，使者在获知自己受命的同时，已经听到了迁徙的消息。迁徙的缘起，与受命同时出现。真主要让我们知道：使命首先在麦加向阿拉伯半岛的领袖们发出召唤，而宣教的全面展开，则从麦地那起步。因此，受命与宣教的开展，必然会有相接之处。

每一件事都必须发生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所以说，任何事件都有它的时间条件与地点条件。地点相对固定，而时间不断变化：未来转眼成为现在，现在随后成为过去；地点则随着时间承载事件。

纪年的意义，是把事件与时间联系起来。所以，我们用事件发生的时间来纪年，而不是用地点来纪年。古时，人们以重大事件作为年代标志，如堤坝决口之年、大象之年、尼罗河水泛滥之年。但迁徙这一伟大的事件，成为了纪年的依据，却没有以受命之年为纪元。正如前面说的，迁徙开启了宣教的新阶段：从此，信士拥有了一个信仰之乡，而不仅仅是一处安全的栖身地。因此，应当以这个稳固而确定的事件来确立纪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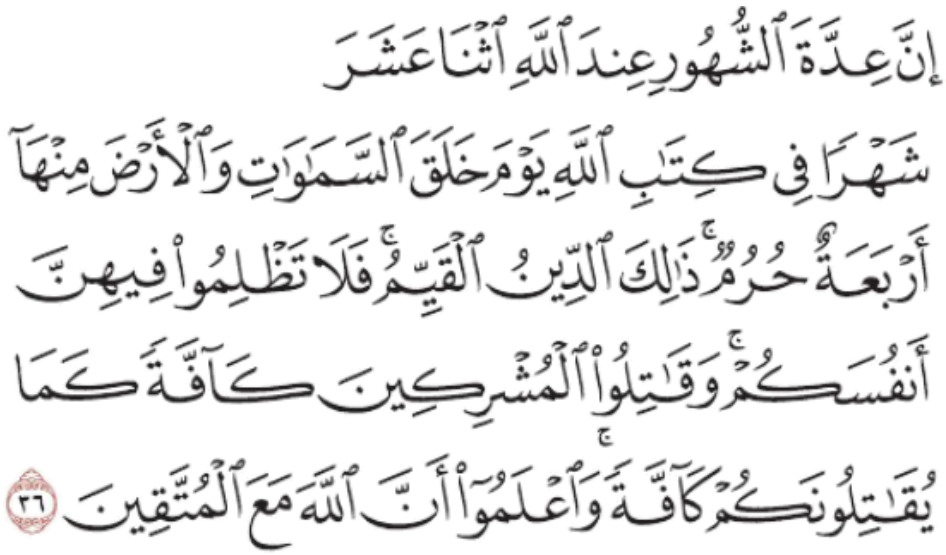
不过，每当我们迎接穆哈兰月，应当明白：我们所迎接的，并不是迁徙当时发生的那个时节，因为迁徙发生在赛法尔月末与赖比尔·敖外鲁月初。

纪年与天体运行的联系

如果一定要准确按事件发生的时间纪念迁徙，就应当把纪念放在赛法尔月末、赖比尔·敖外鲁月初。但这个时点并不适合作为整个纪年的起点，因为它本身不是固定的天体标志。纪年必须依托稳定、明确的天文依据。

在伊斯兰所确立的纪年中，用来区别月份的天文标志，就是新月的出现。我们不能只根据太阳来判定月份，因为太阳划分的是昼与夜；新月才为我们标示月份。你可以根据太阳判断一天，却不能单靠它来划定阴历月份。

需要建立月度纪年时，我们所找到的固定天文标志，就是新月。因此，以迁徙建立纪元，并以《古兰经》规定的月份计算时间。真主说：


إِنَّ عِدَّةَ ٱلشُّهُورِ عِندَ ٱللَّهِ ٱثْنَا عَشَرَ
شَهْرًا فِى كِتَٰبِ ٱللَّهِ يَوْمَ خَلَقَ ٱلسَّمَٰوَٰتِ وَٱلْأَرْضَ مِنْهَآ
أَرْبَعَةٌ حُرُمٌ ۚ ذَٰلِكَ ٱلدِّينُ ٱلْقَيِّمُ ۚ فَلَا تَظْلِمُوا۟ فِيهِنَّ
أَنفُسَكُمْ ۚ وَقَٰتِلُوا۟ ٱلْمُشْرِكِينَ كَآفَّةً كَمَا
يُقَٰتِلُونَكُمْ كَآفَّةً ۚ وَٱعْلَمُوٓا۟ أَنَّ ٱللَّهَ مَعَ ٱلْمُتَّقِينَ ٣٦

依真主的判断，月数确是十二个月，真主创造天地之日，已记录在天经中。其中有四个禁月，这确是正教。故你们在禁月里不要自欺。以物配主的人群起而进攻你们，你们也就应当群起而抵抗他们。你们应当知道，真主是和敬畏者在一起的。 ——《古兰经》9:36

一年的第一个月是穆哈兰月，以这个月出现的新月作为岁首标志。当人们决定以迁徙这一重大事件纪年，并没有把事件发生的某一个瞬间作为每年的起点，而是以迁徙发生的那一年为第一年：每年从穆哈兰月开始，到祖勒·罕哲月结束。这样，作为年度起点的穆哈兰月新月，就标示了迁徙发生的那一年。

所以，当我们庆祝一个回历新年时，并不是说迁徙正好发生在那一天，而是纪念曾经发生迁徙的那一年。这样，纪年便与一个明确、不会与其他事物混淆的天文标志联系起来。

二、双方的相互作用

考察迁徙这一事件，我们发现，事件的名称是“迁徙”（الهجرة），但表示这个行动，阿拉伯语用的并不是简单的“离弃”（هجر），而是带有相互作用含义的“迁离”（هاجر）。尽管同出一个词根，二者却不一样。事件名称取自基本形式，行为者却依带有互动含义的动词形式来称呼。因此，迁离的人叫“迁士”（مهاجرون），而不只叫“离弃者”（هاجرون）。

在阿拉伯语中，后一种形式意味着行动涉及两方。例如“宰德与阿姆鲁交战”（قاتل زيد عمرا），交战必定有两方；“参与”（شارك）也是如此。如果说宰德与阿姆鲁交战，也意味着阿姆鲁与宰德交战。双方相互作用，每一方既是行动者，也是行动所及的对象。

穆罕默德迁徙这一事件，也有麦加不信道者的作用。使者并没有亏负麦加，迁离并不是由他单方面造成的。只说“离弃”，侧重的是离开者一方的原因；而说某人“迁徙”，在这里还涉及当地人的所作所为。

使者并未伤害麦加的居民，可他们伤害使者和弱小的信士，迫使他们流散到各地，免受这些人的侵扰。也就是说，并非迁士单纯出于自己的意愿而离开麦加，前往麦地那；使他们迁徙的，还有留在当地的麦加居民。

所以，迁徙是一个涉及双方的重大事件。诗人们注意到了这层含义。穆太奈比说：

“若你离开一群人，本可不离，
却终于离去，那离去的其实是他们。”

也就是说，一群人的恶待迫使你离开时，与其说是你离开他们，不如说是他们先与你决裂。

为什么离开自己最爱的地方？

使者并不是因为不爱麦加才离开。恰恰相反，麦加是他最爱的地方。但他仍迁徙了，因为其中有人不理解他的使命，用伤害迫使他离开。双方的作用由此显明，与他一同行动的人也被称为迁士。使者说：“真主啊，你使我离开了我最爱的地方，求你让我进入你最爱的地方。”

使者以迁徙给我们上了一课。在一切我们希望借以影响生活进程的重大事情上，都应当效法这一课。想改变自己和周围生活的人，必然会遇到许多困难，因为他要使人离开他们已经习惯的生活，这对人心是艰难的。尤其是，这种改变不是把人引向放纵，而是使人的行动有所规范，让他们不随心所欲，而处在一种约束中，被告知“应当这样做，不要那样做”。

所以，凡要把生活转向不同道路的人，都必须经受劳苦。但劳苦并不意味着可以不用必要的条件。

使者穆罕默德信仰自己是真主的使者，正如我们也作证说：“我见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仆人和使者。”真主为自己作证，除祂之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主；穆罕默德也作证，他是真主的使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从一开始就会毫无困难。他面对事件时所具有的坚定，来自他知道自己有一个坚强、正确而有力的依靠，那就是真主。

使者遭遇的一切考验，是为了使他能够承担新的使命，使他坚韧、忍耐，习惯承受艰难，并能迎接一切挑战。真主原本能够让自己的使者在麦加直接取胜，但祂要以长期为主道工作的方式培养他们。他们为伊斯兰而离开家人、儿女与财产。只要这已成为自己的选择，他们就应承担其中的艰辛。真主确已为阿拉伯半岛接受伊斯兰作好准备。

三、出发吧，我的同胞！

真主为阿拉伯半岛接受伊斯兰作准备，使它成为一个不以读写文化见长的地区。也许有人会问：怎么能让一个不识字的民族承担这样的使命呢？我们说，正因为真主不愿这场宣教的兴起，被归因于一个已经拥有成熟文明的民族。

有人可能会说，这种宗教来自既有文明，所以才形成这样的面貌。另有人也可能说，这不过是文明的一次飞跃。但真主要让伊斯兰由一位不识字的先知，在一个不以读写文化见长的民族中兴起，好让全人类知道，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并非来自他们自己，而只来自真主。那些议论穆罕默德不识字的人，应当记住：这正是一项重要的意义。他是一位在这样的民族中受命的先知。出发吧，我的同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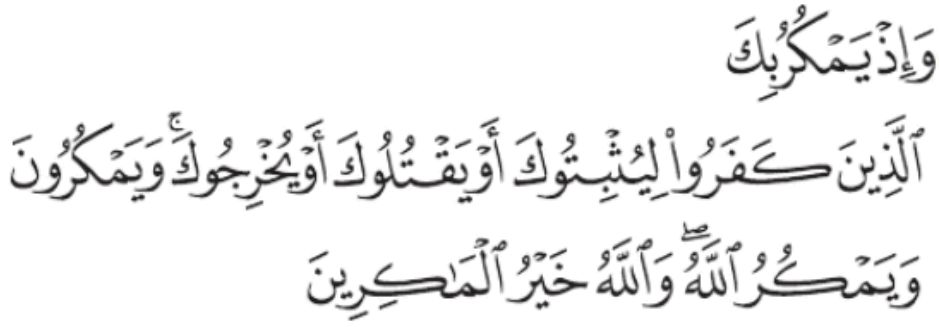
真主要告诉世界：穆罕默德和穆罕默德的民族，没有从今世文明中借来这种教导；他们整套的教导都来自上天。无论是受启示的使者本人，还是最先接受启示的民族，都没有把自己的东西掺进其中。

使者运用一切条件，也主动去接触各部族。在迁徙以前，叔父艾布·塔利卜从外部保护着他。反对使命的那些长者，由于艾布·塔利卜与他们有相同的

宗教归属，不敢随意伤害使者。艾布·塔利卜没有信道，或者说没有公开信道，或许正是使他们不至于过度侵害的原因。艾布·塔利卜留在他们的宗教群体中，他们就仍然尊重他。

事情也许确实如此；也有一些学者主张，他其实已经信道，有关论述可见于讨论艾布·塔利卜信仰问题的著作。〔校注一〕无论如何，这当中都有天命的安排：艾布·塔利卜保有自己的威望。倘若他公开宣布信道，这种保护也许便会被他们视为普通的宗教立场，使者的处境也许会有所不同。

请看，真主以不信道者来援助信道者：祂以艾布·塔利卜来援助穆罕默德的信仰。当真主要使某件事成就时，甚至能使与它相对立的事情成为实现它的条件。这也是真主这段话所提示的意义：



当时，不信道的人对你用计谋，以便他们拘禁你，或杀害你，或驱逐你；他们用计谋，真主也用计谋，真主是最善于用计谋的。 ——《古兰经》8:30

使者的叔父艾布·塔利卜，是通过人间的因缘来保护使者的。穆罕默德知道，派遣他的真主不会抛弃他；但真主要让这种信赖，体现为现实可见的保护：那就是他的叔父，在各部族间拥有地位与威望，所以使者受到护佑。

宣教者的困难，也不一定只来自家庭之外。历史告诉我们，有先知的妻子、使者的妻子，背叛了自己的丈夫。但海迪彻却是使者真正意义上的安宁归宿。他在外面受到伤害，便在家中找到安慰；遭遇艰难，回到她身边便能得到扶持。所以，在家庭之外，他因艾布·塔利卜而安心；在家庭之内，他因海迪彻而安心。

真主借此教导我们

后来，使者的叔父艾布·塔利卜去世，海迪彻也在同一年去世，使者失去了这两处安宁的依靠。于是，他开始向其他部族寻求支持，希望他们给予保护。他到塔伊夫，那里有赛基夫部族；他们却以恶劣的方式接待他。这件事成为伊斯兰历史中广为人知的事实，使者在塔伊夫受到的伤害，也一直被讲述。

真主借此教我们：在依靠创造一切条件的主之前，应先尽力运用所能运用的条件；条件也是真主所创造的；真主的援助，常通过这些条件到来。因此，不应拒绝真主已经给予的条件，然后再说：“我的养主啊，请你替我办成。”作者以设问的方式表达这一道理：“我已给了你可用的条件，你为什么不去运用？我应答的是已陷于无援境地的人。”

译者注：这里的设问是作者的说理表达，不作为经文或圣训引文。

谁是真正无援的人？就是已经用尽条件的人。使者已为宗教的延续，运用了自己所能运用的条件。所以，真主要告诉他：你已到达塔伊夫，竭尽努力，却没有在那里找到支持。既然如此，援助就由创造条件的主而来，来到你所在的地方。

这种援助，体现在辅士主动来到使者面前，在阿盖白与他缔约。他们的人数从少到多，后来越来越多。他们是麦地那的信仰先驱，在那里传播穆罕默德使命的喜讯。使者已经尽力接触各部族，终于有新的条件主动来到他身边。

我们应学到的是：充分运用条件，却不要以为条件本身就是最终目的，因为条件背后，还有创造条件的主。真主在迁徙中，处处向我们揭示这样的意义。懂得事情的因由，并不是叫人不加理解、毫不思考地依赖那位创造条件的主。

世界虽广，却无处容身

当使者和追随者遭到伤害时，他没有找到援助者。他为他们担心，于是放眼整个世界，思考各地的统治者。他发现，只要前往阿拉伯半岛的任何地方，他们仍要受到古来氏首领的影响，因为古来氏是阿拉伯人的领袖。各地重视古来氏的贸易，也重视他们与天房的关系。

所以，半岛上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使这些受迫害的人获得安全。他们所接触的各部族，顾虑的正是古来氏可能因此报复。使者便把目光投向半岛之外，寻找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拥有天经，或者它的居民信仰某位使者，并不足以保证安全。使者还要看它当时掌权者的为人，因为君王可能名义上信仰某位使者，却仍然行不义，不实践自己的经典，如罗马和波斯的情形。使者发现，阿比西尼亚的统治者最为公正，于是告诉圣门弟子：“你们到阿比西尼亚去吧，那里有一位君王，在他那里，没有人受到亏枉。”

使者也预示，古来氏不会就这样任由他们留在阿比西尼亚，而会带礼物去见国王，要求把这些迁士交回。但他说：“在那里，没有人受到亏枉。”可见，这并不是漫无目的地逃离，而是前往安全之处。

所以，前往阿比西尼亚，是迁往安全之乡；使者自己后来迁往麦地那，则是迁往信仰之乡。这就是两次迁徙的区别：一次是前往阿比西尼亚，寻找安全；一次是前往光明的麦地那，建立信仰的生活。

以人的身份面对世事

一、真主确与我们同在

使者教我们，谋划所需条件时，必须把各种可能、各种领域都考虑在内。他安排坐骑，准备粮食，聘请向导，凡事都作了安排。也许有人会说，使者既有真主援助，还用什么条件呢？但他是在教导我们：启示并不会降示给我们每一个人。所以筹划一件事，就应当把它周全地考虑。

请看，真主如何应对不信道者的阴谋。使者请了一位仍信奉本族宗教的人来带路，为他们指引迁徙的路途。这个人若向古来氏报告穆罕默德的所在，就能得到古来氏为此设下的厚赏。赏金虽然十分丰厚，他仍以阿拉伯人的操守信守承诺，没有泄露消息。使者仍然聘用了他。

使者凭着先知的洞察，必定看到了这个人内心的某种品质，知道他不会把自己出卖给古来氏。对于这样一位尚未信道、却为穆罕默德指路的人，我们应当充分明白：他不会把穆罕默德交给古来氏。事情也的确如此。〔校注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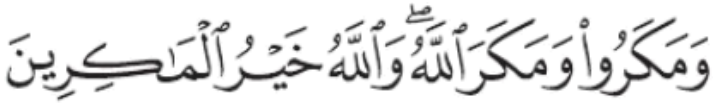
使者悄然迁徙，但这种“悄然”，对不信道者而言，反而比公开离开更难接受。他们已伺机守候，把他包围起来，他却从他们中间出去了。这才是他们无能为力的体现。假如他们没有包围他，就还可以说：“只要我们围住他，他就逃不掉。”所以，真主使他们围住他，而他仍能安然离开。

使者是弱者的榜样

使者并不比欧麦尔·本·赫塔卜缺少勇敢。欧麦尔公开迁徙，还发出挑战：“谁想让自己的母亲失去儿子，或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孤儿，就跟来吧。”〔校注三〕穆罕默德难道比欧麦尔缺少勇敢吗？绝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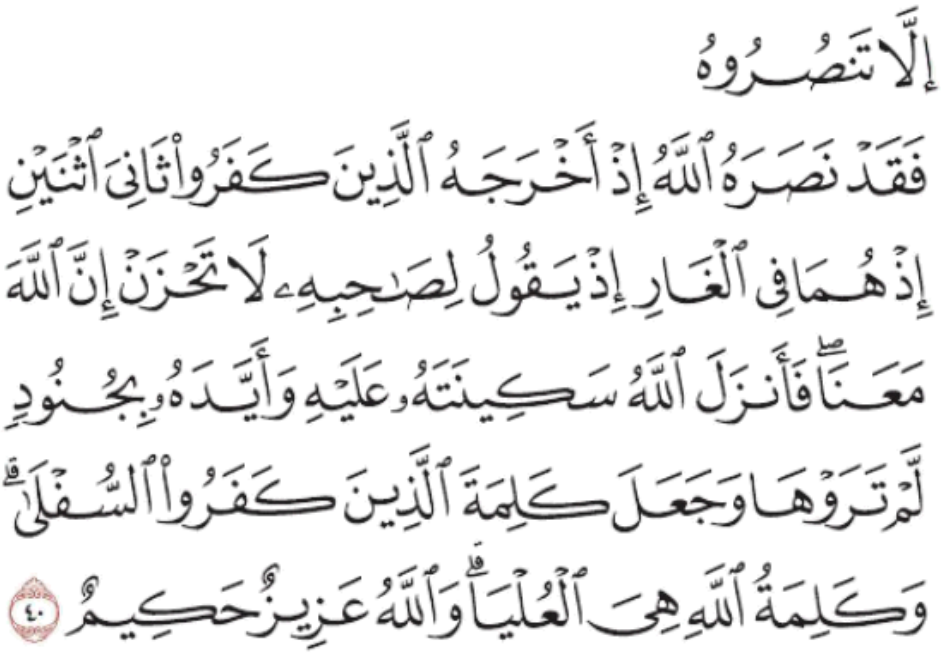
穆罕默德应当成为弱者的榜样，因为强者未必需要这样的榜样。他秘密迁徙，运用条件，忍饥时以石系腹，都是给每一个愿意按自身能力归向真主的人留下榜样。

他藏身山洞，族人随后追来。如果真要找到洞口，事情似乎就要结束了。但真主要用最脆弱的东西，即蜘蛛的网，来阻挡他的敌人。那是小小的蜘蛛，在洞口结网，使追来的人以为，洞中不可能有人；假如他们已进入山洞，蜘蛛网早就该被破坏了。〔校注四〕



他们用计谋，真主也用计谋，真主是最善于用计谋的。 ——《古兰经》3:54

使者对艾布·伯克尔说：



如果你们不相助他，那么，真主确已相助他了。当时，不信道的人们把他驱逐出境，只有一个人与他同行，当时，他俩在山洞里，他对他的同伴说：「不要忧愁，真主确是和我们在一起的。」真主就把宁静降给他，而且以你们所看不见的军队扶助他，并且使不信道者的言词变成最卑贱的；而真主的言词确是最高尚的。真主是万能的，是至睿的。 ——《古兰经》9:40

信士无论陷入多大的艰难，都应想到真主与他同在。人在大事面前失去力量，是因为那件事显得比自己大。若人只凭自己有限、软弱的能力来应对，也

许便会崩溃。但信仰使他有所依靠，确信真主的援助高于世事，于是就有力量、有决心地面对。

艾布·伯克尔同行时，为了保护使者，把个人安危放到一旁。他有时走在右边，有时走在左边，有时走在前面，有时走在后面。使者询问，他回答：“真主的使者啊，我想到前方或许有埋伏，便走到你前面。”埋伏者就是预先守候、准备袭击的人，所以他先去探察。

他又担心有人从后面追来，便走到后面。道路向左或向右转弯时，他也先走到拐弯处，因为那里可能藏着危险。假如真有埋伏，首先遭到袭击的，就是艾布·伯克尔；来自后面、右边和左边的危险，也是如此。

所以，当艾布·伯克尔说：“假如他们有人朝脚下看一眼，就会看见我们。”这并不是只为自己害怕，因为此前种种情形中，他都已甘愿舍己。他所担忧的，是使者的安危。

这给我们一个教训：若一个群体中有思想、改革或奋斗的先驱，众人应当保护他。不是人人都能成为这样的先驱。有些人可以替代，有些人的作用却难以替代。保护那种难以替代的人，就是从中心到外围、从各方面守护这项使命，众人愿意为它作出牺牲。

但也应当从领路人的全部行为中看得出，他是为民族、为使命生活，而不是为自己生活。一个人若为宣教生活，就值得周围的人保护，使他继续成为使命、主张与思想的标志。艾布·伯克尔与使者同行时，正是如此。

确信真主援助的真切

使者对艾布·伯克尔说：“你以为有真主作为第三位的两个人，会怎么样呢？”〔校注五〕这是从真切的确信出发说的话。他如此确信真主的援助；一个弱者若有强者相伴，便不会轻易被敌人击倒。

假设一个人和骑士同行，强者后来要袭击这个弱者，那弱者就会借助骑士来面对强者。人与真主同在，便凭真主来面对世事；离开这种依靠，就只得凭自己去面对。

“你以为有真主作为第三位的两个人，会怎么样呢？”这句话的含义是：即使他们有人向脚下看去，也看不到我们，因为真主正在护佑我们。我们两个人，与真主的援助同在；祂的伟大不是人的目光所能掌握的。也就是说，决定结果的，是超越人的力量的规律。

再看迁徙中的另一幕。乌姆·马阿拜德接待了迁徙的旅人，可她手里几乎没有东西。一个慷慨的人，突然有客人到来，却没有东西招待，心中会格外难受。她那里只有一只瘦弱的母羊，已经没有奶。使者以手抚摩母羊的乳房，竟然挤出奶来。多么慷慨的恩赐！〔校注六〕

可见，一切条件都不离真主。真主使这些条件中，显出超越通常尺度的赐予：她能饮用，他们也能饮用。

二、麦地那是宣教的新起点

当迎接使者的时刻到来时，必须明白，众人迎接的，是一位承担使命的人。他是真主的使者，他们以自己的欢迎，接受了一套规范行动的教导。倘若迎接的，是一个毫不约束我们行为的人，倒还容易理解；但使者带来的是教法：“应当这样做，不要那样做。”他来，是在人们原本随意行动之后，给他们的行动立下规范，使他们服从来自立法者的教导。

人们啊，你们高高兴兴地迎接约束与责任。人怎么会因为接受约束而高兴呢？这的确令人惊叹。假如一个人给我们以宽裕和赠予，我们为他欢喜，并不奇怪。但这位到来者，与迁士弟兄们一道，原本几乎没有什么财物。

因此，辅士应当以财物、住处和家人的关爱来接待他们：迁士离开故乡，辅士便给他们家一般的温暖；迁士离开住处，辅士便为他们提供居所。而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还要接受新的教导，规范自己的行动。他们为什么仍然欢喜？人怎么会为接受约束和责任而欢喜呢？

这就是信仰的交易

信仰这场交易提醒我们：人在缔结它的时候，不能只看见行动受到约束，还应当看见，为这些约束所作的牺牲，将得到怎样的回报。辅士和迁士曾经亲身经历这笔交易，对它确信不疑。他们比较了自己付出的与将来所得的，认为

自己付出的，和回报相比，实在很少。就像买东西的人愿意付出价钱，是因为盼望所得之物，比付出的价钱更有价值。

使者建立迁士与辅士之间的兄弟关系，为整个信仰世界树立了榜样。他把信士群体组织起来，由这种兄弟关系生发出一种新的舍己精神。

真主赐予仆人的恩惠，可以惠及他人，例如钱财、坐骑、土地和房屋。可是，一个人对自己的妻子，有不同于对其他财物的情感，不愿让任何人与自己分享。这是人之情感中极其强烈的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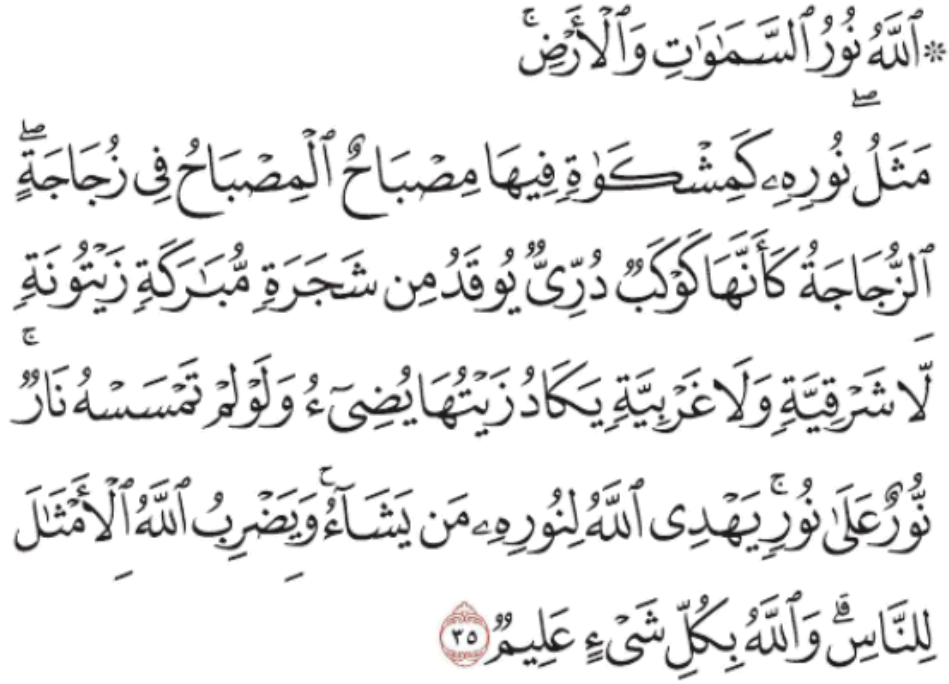
迁士离开住宅、财产，也离开了家庭。于是，一位有两位妻子的辅士，对一位迁士说：“你看看她们；若你中意其中一位，我可以与她离婚，等她可以再婚时，你便娶她。”这是怎样的宽厚！

一个人愿意把某些恩惠分给别人，却通常不愿他人接近自己的婚姻。但他们的信仰推动了更深的舍己：这位辅士愿意解除自己的婚姻关系，让迁士弟兄以后能够建立家庭。这确是令人惊叹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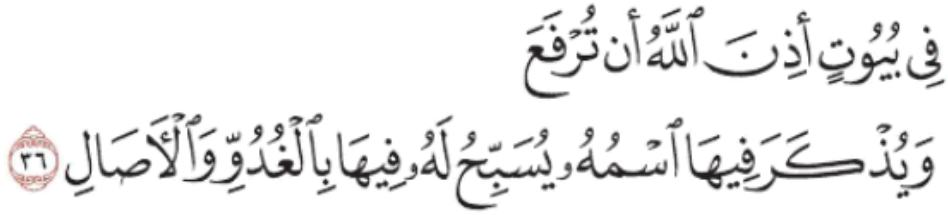
光明的中心

使者在麦地那安定下来。真主已经安排合适的时机，也准备了适合宣教展开的地方。首先建立的，是清真寺这个传播光明的中心。在那里，人们持续表达对自己所信仰的真主的归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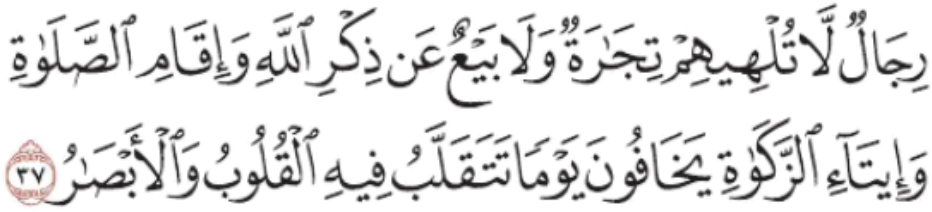
每天五次，当你在生活的忙碌中听到“真主至大”，就重新坚定自己的归属。请看真主说：



真主是天地的光明，他的光明像一座灯台，那座灯台上有一盏明灯，那盏明灯在一个玻璃罩里，那个玻璃罩仿佛一颗灿烂的明星，用吉祥的橄榄油燃着那盏明灯；它不是东方的，也不是西方的，它的油，即使没有点火也几乎发光——光上加光——　　真主引导他所意欲者走向他的光明。真主为众人设了许多比喻，真主是全知万事的。 ——《古兰经》24:35



有些寺院，真主允许建立之，并允许在其中颂扬他的真名。在那里朝夕赞颂真主超绝万物的， ——《古兰经》24:36


رِجَالٌ لَّا تُلْهِيهِمْ تِجَارَةٌ وَلَا بَيْعٌ عَن ذِكْرِ اللَّهِ وَإِقَامِ الصَّلَاةِ
وَإِيتَاءِ الزَّكَاةِ يَخَافُونَ يَوْمًا تَتَقَلَّبُ فِيهِ الْقُلُوبُ وَالْأَبْصَارُ ٣٧

是若干男子。商业不能使他们疏忽而不记念真主、谨守拜功和完纳天课，他们畏惧那心乱眼花的日子。 ——《古兰经》24:37

灯盏与“在一些房屋中”有什么关联？那里显现的，是真主赐予的光明：人在其中与自己的养主倾诉。使者预备了这个地方，让众人持续向养主表达归顺。虽然种族不同、理智不同，但众人都信仰同一位真主，与祂相联系，不再以某个与自己同样的人作为最终依靠。

人与人彼此畏惧，常常是因为某个人担心，自己的意见要受另一个人的意见支配，或者自己要屈从另一个人的教导。但若你和他都服从同一套教导、同一位主，你就不是向与你一样的人低头。既然不是向同样的人低头，就不会因此感到屈辱，众人的行动便有了共同的依据。

请看我们眼下所生活的各民族之间的纷争。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世界中，许多问题的根由，就是人人有自己的私欲，人人有自己坚持的主张。没有援助的弱者，便有了遭难的可能。倘若我们都以同一方向为依归，正如使者说：“你们中任何一人，直到自己的意愿顺从我所带来的教导，才算真正信道。”〔校注七〕那么，众人的意愿顺从使者所带来的教导，就不致行动冲突、私欲相争，也不致有人卑屈地服从另一个人的私见。

回归上天的呼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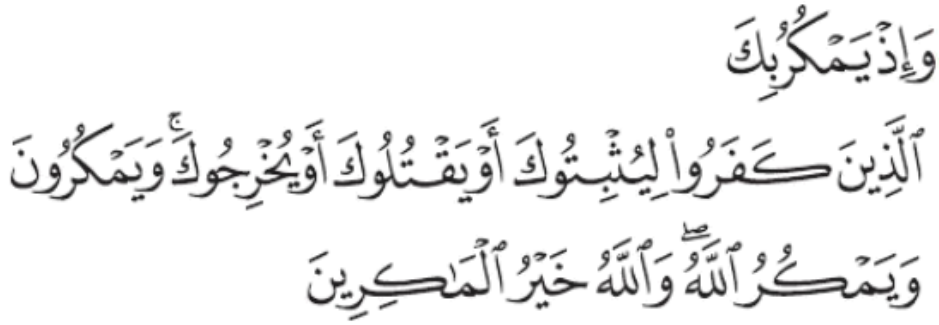
只要每个人都从自己头脑里任意立说，世界就会继续处在衰退、苦难与道德失序之中。真主呼唤众人，重新响应上天的教导。那样，无论身处世界何地，你们都能彼此尊重，因为你们共同按照真主的教导与教法作出判断。若以真主的教导裁断，谁也不能凭个人的力量亏枉别人，个人也就不必向别人的势力低头。

使者建立的这种投入与归属，也许会被人说成迁就。我们说，并非如此，其中有两个方面：一是信仰方面，众人听从唯一的主的教导，在共同的地方聚会，共同聆听不相分歧的根本原则：“真主至大。我见证，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主；我见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二是经济、社会与立约方面的投入。使者最初同犹太部族订立契约，就是如此。他们从前曾借将来受命的先知，向不信道者求胜，原应最先信仰他，后来却帮助不信道者反对使者。

真主早已知道，他们此前的一些行为，将为伊斯兰在麦地那的传播作准备。在伊斯兰降示以前，他们曾对不信道的人说：将有一位先知出现，我们将追随他，因为我们也是先知的追随者，而先知与先知是相承相亲的；追随他之后，我们便要彻底打败你们。他们以自己在《讨拉特》和《引支勒》中所见记载的先知，来威胁奥斯与赫兹尔吉两部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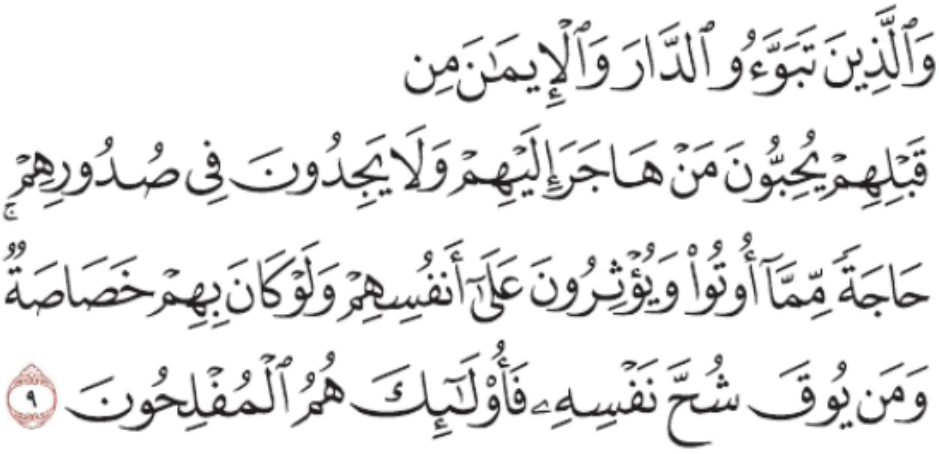
这两个部族听见了这样的说法。后来得知麦加出现了一位先知，便说：“这不就是犹太人曾用来威胁我们的那位先知吗？我们赶快去信仰他，免得他们抢在前面。”所以，在迁徙开创新阶段时，为信士的旅途引路的，是一个尚未信道的人；使麦地那愿意接纳信仰援助者的背景因素中，也有犹太部族此前的言行。

真主使这些原本不信伊斯兰的人所作的事，反过来成为支持伊斯兰的条件：



当时，不信道的人对你用计谋，以便他们拘禁你，或杀害你，或驱逐你；他们用计谋，真主也用计谋，真主是最善于用计谋的。 ——《古兰经》8:30

使者定居麦地那以后，看见辅士舍己助人，即使自己有困难，也先顾及迁士。他对这种品格十分赞许。真主说：


وَٱلَّذِينَ تَبَوَّءُو ٱلدَّارَ وَٱلْإِيمَٰنَ مِن
قَبْلِهِمْ يُحِبُّونَ مَنْ هَاجَرَ إِلَيْهِمْ وَلَا يَجِدُونَ فِى صُدُورِهِمْ
حَاجَةً مِّمَّآ أُوتُوا۟ وَيُؤْثِرُونَ عَلَىٰٓ أَنفُسِهِمْ وَلَوْ كَانَ بِهِمْ خَصَاصَةٌ
وَمَن يُوقَ شُحَّ نَفْسِهِۦ فَأُو۟لَٰٓئِكَ هُمُ ٱلْمُفْلِحُونَ ٩

在他们之前，安居故乡而且确信正道的人们，他们喜爱迁居来的教胞们，他们对于那些教胞所获的赏赐，不怀怨恨，他们虽有急需，也愿把自己所有的让给那些教胞。能戒除自身的贪吝者，才是成功的。 ——《古兰经》59:9

这些事，使古来氏失去了先前从容的状态。他们看到，一股力量正在形成，威胁着他们，也威胁着他们所拥有的威望。无论向南还是向北的商路，都可能受到影响。

为什么古来氏一直很有威望？因为众人共同朝觐真主的天房，各部族每年都有人前来。每个部族总有自己的成员，来到麦加，在古来氏所在的地方。他们担心自己的商路若对古来氏不利，会在朝觐时遭到报复，所以不敢轻易侵扰古来氏的贸易。

因此，若说某一部族“保护”别人，其含义是，它敢于公开表示：“我保护这个人，免受古来氏侵害。”而过去，几乎没有人敢这样说。但如今，麦地那通往沙姆的道路上，已有一股伊斯兰的力量，可以威胁古来氏的贸易。当这种威胁成为可能时，古来氏的威望就不再如从前。所以，古来氏最终需要同使者订立条约，那就是侯代比亚和约。

穆罕默德成为一股受到承认的力量。有力量，才有缔约；有缔约，就会有彼此遵守、付出与获得。使者的地位因而受到承认，辅士和伊斯兰在麦地那的地位也得到确立。这样，来自一方面的危险得到缓和，他就可以进一步处理其他方面的事务。

教训与效法

迁徙到麦地那，意味着宣教展开了新的阶段。所以，伊斯兰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都发生在迁徙以后。

当我们把迁徙本身作为伊斯兰历史的重大事件来理解时，还应明白：从使者受命，直到他归于至高的伴侣，他信仰生活中的每一项言行与行动，都与伊斯兰的教导相一致。他没有略过伊斯兰中任何大小事务，并为直到复生日的人留下教导。

从使者的生活汲取教训，不是把它当作消磨时间的历史故事，也不是当作供人享受的知识，而是把它化为行为的样式。每一个穆斯林，都应为自己从伊斯兰中学到的每一件事，向真主负责：先在教导层面传达它，再在实践层面说明它，最后让它成为日常的行为。

今天，在许多讲述中，伊斯兰的原则被描绘得何等美好；但有些穆斯林实际展示的做法，却使人望而却步。我至今记得，一位后来归信伊斯兰的东方学者说："一切赞颂全归真主，是祂在我认识穆斯林以前，先引导我认识伊斯兰。"如果他先看见了穆斯林的某些行为，也许反而会远离伊斯兰，因为人们往往认为，这些行为就是通向伊斯兰的道路。

社会的弊病

评判这种理论，也应当同实际的文明生活相比较。伊斯兰规定一项原则，并不表示所有信仰它的人，都必定会实践它。有人也许会违反，但违反本身是有责任、有惩处的。

问题并不只是社会中存在一项你认为是罪行的行为，而是有人犯罪之后，既不受到谴责，也不承担惩罚。这是因为有些人头脑里的伊斯兰，已经被搁置。真主要伊斯兰的原则得到传达、得到实现，也得到传达、得到实践。

倘若我们在前一方面有所不足，就未能尽到承担与传递知识的责任。使者说："每一代公正的人，都会承担并传递这种知识。"〔校注八〕倘若我们在后一方面有所不足，也就是在实践上做得不好，非穆斯林看见的不是我们内心的信仰，而是我们的行为；行为背离信仰，就会损害他们对信仰的看法。

因此，我们这些信仰伊斯兰的人，更应当以自身行为，成为召人认识伊斯兰的人。

愿平安、真主的慈悯与吉庆降临你们。

传述校注

以下校注与作者正文分开，不冒充原书注释，也不替代全书传述终审。

校注一：艾布·塔利卜的信仰问题

这里保留作者提及的不同看法，并不表示据此认定艾布·塔利卜已经归信。《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360、3884段记载了其临终仍坚持祖传信仰的传述。原书提及相关著作时，未列完整书目信息，且有犹疑语气。因此，正文按主题转述该书的内容，没有将其写作已经核定的完整书名。有关书名与版本仍须考订。（参见：《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360段；《布哈里圣训实录》第3884段）

校注二：迁徙途中聘请向导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2263段明确记载，使者与艾布·伯克尔聘请一位当时仍信奉古来氏宗教的熟练向导，并信任他、将坐骑交给他，约定三夜后在山洞会合。因此，本段有关聘请向导的核心叙述有相应出处。作者据此申说向导的操守与使者的洞察，属于本书的讲解，不能把这些申说的每一句都视作该段圣训的原话。（参见：《布哈里圣训实录》第2263段）

校注三：欧麦尔公开迁徙的故事

关于公开挑战众人的叙事，相关考证列出伊本·阿萨基尔《大马士革史》44/51等出处，并指出该传承路线含身份不明的传述人，不能据此认定这一具体故事已获可靠传述证实。应当区分欧麦尔的勇敢与这段具体言辞的可靠性。（参见：IslamQA第208771号答复：列出传承路线并分析其缺陷）

校注四：洞口的蜘蛛网

洞口结网的细节不可与洞中对话混作同一条传述。《艾布·伯克尔穆斯奈德》第73段录有结网故事，所列传承路线经哈桑·巴士里转述；艾勒巴尼将这一传述评为薄弱。本版保留作者讲述，但不因洞中对话另有可靠出处，就将结网细节一起认证为可靠，也不据此对所有其他传承路线作统一判定。（参见：《艾布·伯克尔穆斯奈德》第73段原文与《薄弱圣训系列》第1129号评价；另参《布哈里圣训实录》第3653段）

校注五：洞中的对话与作者的阐释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3653段记录，艾布·伯克尔担心追赶者只要向脚下看便能发现他们，使者随后以真主的护佑宽慰他。正文引语有对应出处；后面关于即使低头也看不见、援助如何发生的解释，是作者对这段传述的阐释，不是该段圣训明载的全部细节。（参见：《布哈里圣训实录》第3653段）

校注六：乌姆·马阿拜德与母羊

塔巴拉尼《长篇圣训》第30段所录故事包含旅人到访、母羊原无乳、使者抚摩并挤乳等情节，可作为对应叙事的出处。海赛米在讨论这一传承路线时指出其中有数人未能查明。找到故事出处不等于全部传承路线已经终核；本版据此标明出处及这一限制，不将故事直接称为两部圣训实录共同确认的记载。（参见：塔巴拉尼《长篇圣训》第30段原文及海赛米的传承路线评价）

校注七：意愿顺从使者所带来的教导

本句按作者所引传述译出。脑威《四十段圣训》第41段收录此语，并作肯定评价；伊本·巴兹指出，一些学者认可，另一些学者认为其传述系统薄弱。他同时解释，此处讨论的是信仰的完备程度。因此，不应把译文理解为对具体个人作出脱离信仰的判决，也不应把本句标成毫无争议的可靠传述。（参见：脑威《四十段圣训》第41段；伊本·巴兹：关于该传述的答复）

校注八：每一代公正的人传承知识

原书在此只引用传述的开头，译文没有自行补入后文。巴扎尔《穆斯奈德》第16卷第247页、第9423及9429号所录的一条传承路线，受到编纂者对其中传述人的批评；这不能直接等同于对所有传承路线作统一判定。本版保留作者的引语，但不标注其已通过可靠性终核。（参见：《穆斯奈德·巴扎尔》16/247原文摘录；另列相关传承路线）

校注九：比较今世与后世的修辞

原PDF第37页以“遗忘”与“提及”作对照，强调今世相对于后世的微小。此处是作者的阐释，不是经文译句，也不是“应当提防今世”的另一条引语。本版按原文恢复为“不值一提”；后文仍强调运用现实条件、履行生活责任，不将这一修辞扩写成放弃现实事务的劝告。（参见：本书阿文底本PDF第37页，印刷第35页）

校注十：外貌长篇叙事与清香的记载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3561段记载艾奈斯形容先知手掌柔软、气味芬芳。本书“清香先于他到来”的完整措辞，以及阿里与犹太学者的长篇对话，不见于该段，不能因部分内容有对应出处就将整段故事一并认证为可靠。这里分别说明已找到的记载与尚未核定的叙事，原书的详细描写仍须按各自传承路线核验。（参见：《布哈里圣训实录》第3561段）